



任泽平：俄乌局势的本质 及未来演变



意见领袖 | 任泽平团队

1 经济社会大周期规律

近期俄乌局势引发广泛关注，但就短期论短期难以看清本质和趋势，只有站在经济社会历史大周期的角度，才可能看的更清更远。当前俄乌局势貌似偶然，但存在历史必然。

百年来三次大周期阶段交替，大约 50 年一轮，表面上是财富与权力在国际国内的重新分配，深层次则是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钟摆周而复始。

我们处在百年大周期的轮回，贫富分化、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强人政治、地缘冲突、国际秩序重建等现象均是当前经济社会大周期阶段的必然现象，对经济、政治、军事、思潮、资产、财富、生产、生活将产生深远影响。所有过去、现在及未来所发生的，都有其内在规律性，而不是随机事件。我们每个人、每件事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

俄乌局势表明了旧周期和秩序的解体，以及新周期和秩序的开启。要理解当下局势的本质及未来，就要理解经济社会大周期背后的运行规律。

经济社会大周期的基本运行规律是：

一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生产性”，“生产性”决定竞争力，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

到衰的宿命。

霸权国家最初作为先进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中心，然后逐步把产业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到后发国家中，自己越来越成为依赖金融、过度消费、过度举债的食利者（2008 年美国房地产金融部门引发的次贷危机、2010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 2012 年银行业危机），并由此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在位者的金融、军事等国际秩序。

这个过程从经济上看是有利可图的，但从竞争力、安全和政治上看却会导致霸权基础衰落，其间的背离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必将导致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这种新旧秩序调整将带来内外部的阵痛、摩擦和动荡。

经济社会大周期主要是三部曲：

在大周期初期，百废待兴，效率优先，国家将货币、财政、债务、劳动力等资源集中到效率更高的生产性部门，教育、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不断改善以保障经济增长。这一阶段，对内，经济快速增长给民众带来福利边际改善的隧道效应，国家竞争力不断提升增强民众信心和凝聚力；对外，承接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尤其是最具“生产性”部分的生产制造和科技创新中心转移，使得国家具备了组织全球生产的能力以及调动全球资源的实力，进而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软实力。这一阶段对经济效率呼声优于分配公平，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开始扩大。

在大周期顶部，财富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呈金字塔型，底层民众被剥夺感加深、改变现状的不满情绪上升。对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社会福利提高、过度消费、过度举债等使得社会资源过多地转向非生产领域，导致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人们习惯于举债消费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社会债务负担日益加重，为维持旧循环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货币超发，进而推高资产价格泡沫，更加恶化财富差距，增加社会结构不稳定性。对外，随着资源过多地投入到非生产性领域、生产成本提高、产业外迁、经济竞争力下降，霸权国家维持既有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国际秩序陷入动荡，崛起的新兴大国开始填补权力真空地带，地缘摩擦增加。

在大周期末期，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债务负担难以承受，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盛行，对分配公平呼声优于经济效率，经济金融动荡、社会不稳定增加、阶层分化难以达成共识；外部又面临新兴崛起大国的挑战，过于温和保守的领导人难以应付复杂严峻的局面，呼唤强人政治重回历史舞台以进行改变。这一阶段，要么对内进行强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对债务进行出清，调节收入分配以缓和阶层对立，集中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性领域比如科技创新、制造业、教育、基础设施等，以重建经济竞争力，重新凝集社会共识；要么对外转移矛盾，遏制新兴力量崛起，爆发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战、舆论战等，“修昔底德陷阱”上演，但这无法掩饰霸权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衰落的事实，并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地缘冲突频发。直到旧秩序瓦解，新秩序重建，新一轮周期

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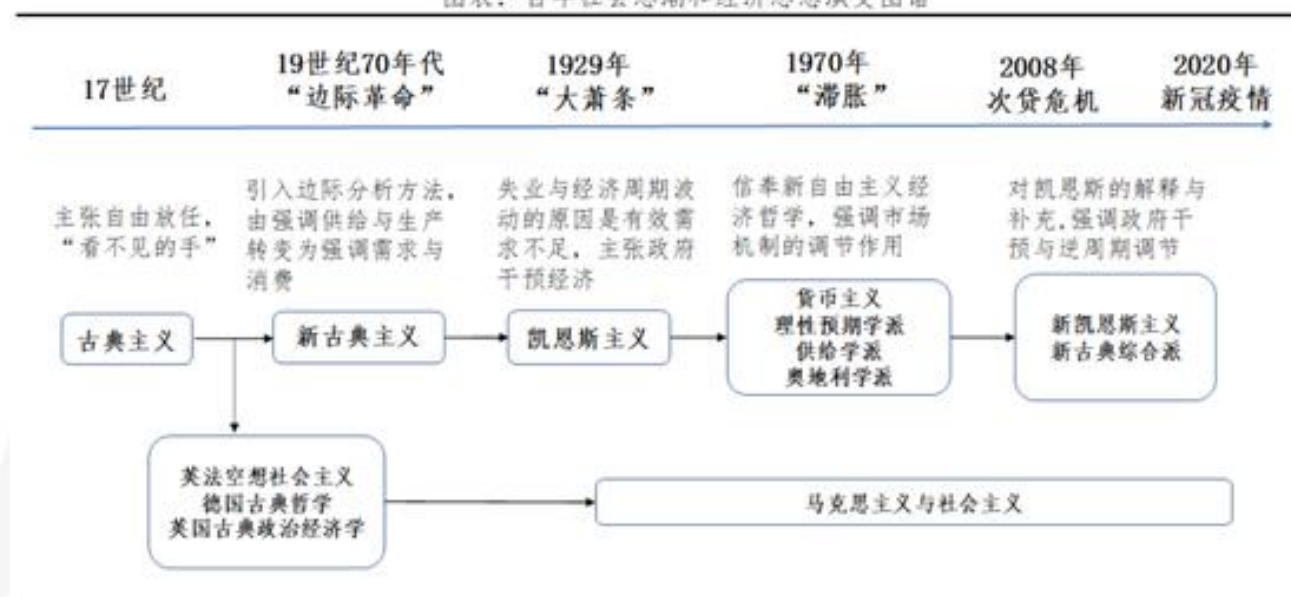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达里奥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等均进行了精彩分析。我们在《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复兴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进行了研究。

2 大周期拐点引发思潮更迭、经济变革及国际秩序重建：百年轮回

在过去一百年，我们经历了三次经济社会大周期的阶段性拐点，并引发三次思想大论战、经济大变革与国际秩序重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社会大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社会思潮登上历史舞台，理论最终是为了解释解决当时所面临的最重要命题。

图表：百年社会思潮和经济思想演变图谱



资料来源：《经济思想史》，笔者整理，译平宏观

1) 1929 年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研究的“圣杯”，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

一次大论战、大分野，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登上历史舞台。

在 1929 年大萧条之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无形之手”会自发调节，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政府无需干预市场，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市场效率而忽视分配公平。

但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深度衰退。世界各国采取贸易摩擦、提高关税、竞争性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进一步加重了危机，导致金融危机蔓延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军事危机，最终爆发了二战，人类差点自我毁灭。

反思和应对大萧条，各类思潮应运而生，引导不同国家走上不同道路。

德、日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转移内部矛盾，激化民粹情绪，对外输出战争，挑起二战，全人类付出了沉重代价，前世界霸主英国受到重创日落西山。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和分配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带来的，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影响了前苏联、东欧等国家。

凯恩斯主义引导美欧走上资本主义改良道路，美国上升为头号强国。凯恩斯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失灵。践行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

最终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同时提高社会福利缓和社会阶层矛盾，美国在战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

这一阶段属于大周期初期。

2)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大论战、大分野，新自由主义兴起，市场化、全球化成为主流。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观产业、微观企业、社会福利等领域进行广泛干预，实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

但到了 70 年代，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与应对。滞胀的成因除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成本冲击以外，主要是此前美国为了追求过高就业目标而实施过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产生了严重弊端，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

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纷纷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货币主义认为通胀是货币现象，应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奥地利学派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供给学派强调减税、控制赤字，激发供给侧活力。

受益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供给侧改革、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美国达到大周期鼎盛阶段，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时代，扮演“世界

警察”。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新自由主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用紧缩货币来抗击通胀，里根上台后，实行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供给侧改革，带领美国战胜滞胀，经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黄金时期；对外，随着前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势力蔓延至中东、东欧、亚太等全球各个角落，扮演“世界警察”。

这一阶段属于大周期从初期到达顶部。

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大周期的主升浪，市场化、全球化成为主流思潮，中国依靠改革开放开启快速追赶。在这一阶段，“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取代“平均主义”，激发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改革开放 40 年创造了经济增速超过 9% 的奇迹，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073

